

新苗

5



3

BK 23/14

新苗



4478657

新 苗

刘 柏 生

黑 龙 江 人 民 文 学 出 版

(哈尔滨市道里区林街 14-5 号)

黑龙江新华印刷厂印刷

黑龙江省新华书店发行

开本 787×1092 毫米 1/32 · 印张 8.10/16 · 插页 2 · 字数 115,000

1976 年 7 月第 1 版

1976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150,000

统一书号：10093·128

定 价：0.38 元

内 容 提 要

这是一部反映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在广阔天地里大有作为的中篇小说。

作品描写一支以知识青年为中心的青年突击队，在农业学大寨，开发富包地，建设大寨田的两个阶级、两条道路和两条路线斗争中，在党支部的领导下，和广大贫下中农一起，同错误的领导和阶级敌人展开了斗争。在斗争中，广大知识青年得到了锻炼，茁壮地成长起来。作者着重刻画了知识青年张志桥和党支部书记郭加田等先进形象，热情地歌颂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和社会主义新生事物。

作品反映了郊区的农村生活，故事曲折，情节生动，文字朴实流畅，有比较浓郁的生活气息。

北国的夏天，太阳出来得特别早，三点来钟东方就冒红了。清河市郊区的菜地园田，渐渐映照在一层灿烂的朝霞里，各种秧棵，都清亮亮水灵灵地展现出奇妙的光彩：窝瓜花顶着露珠开，茄子花迎着朝阳笑，爬满架的豆角伸出无数的须蔓向上攀援，鲜嫩的黄瓜躲在翠绿的大叶子下面悄悄地喝露水……整个菜园一下子醒过来了，上百种蔬菜，在朝阳和甘露里欣欣向荣，在晨风和沃土中争辉斗丽，到处充满了清新、芳香的气味。这是夏菜大批上市的黄金季节，这是夏日最招人喜爱的菜乡清晨。

榆树生产大队的男女社员，早早就下地干活了。他们披着满身霞光，呼吸着清凉空气，踩着晶莹露珠，在一片葱绿的菜畦间忙活着。他们的裤腿和鞋袜都已被露水浸得精湿溜透，可谁也没有在意，还是一个劲儿地在收获着蔬菜。争取及早地送到市场上，满足城市工人老大哥的需要。这紧张而又热烈的劳动，使这瑰丽的菜乡早晨，显得更加生机勃勃，更加色彩斑斓。

这时，一辆东方红牌胶轮拖拉机带着拖车，“突突突”地从远处向菜园子方向驶来，拖车上装着满登登的石头。石头上坐着一些人。其中有个人挺着胸、抬着头，他擎起的右手，手心向外，满把攥着一杆旱烟袋。从他那拿旱烟杆的架式，

榆树村的人一看就知道是秦二叔。秦二叔今年五十多岁，赶了三十多年大车。解放前，给地主王连贵扛大活，赶遭罪车；解放后，翻身做主人，为集体赶幸福车。他大半辈子手不离鞭杆。也许是习惯成自然的缘故，他拿烟袋的架式，也象拿鞭子一样。他平日少言寡语，可他心里却揣着一团火：凡是革命的号召，他都积极响应；凡是革命的行动，他都带头支持。如今，因为生产大大发展了，队里添置了不少新机械，还增添了好几台拖拉机。根据管理的需要，队里推选秦二叔为运输队长，掌管着全大队的各种车辆。秦二叔当队长后，还是过去那股子劲儿，只要有点空儿，他就要提起鞭杆子和老板儿一块儿去赶车。有一次，有人开玩笑说：“如今大队方向盘多了，鞭杆子少了，你这个车队一把手，拿烟袋的架式也该变变样了。”秦二叔平日说话细声慢语，这一回却不然，他火爆爆地说：“方向盘多了咋的？方向盘越多，越不能忘了鞭杆子，忘了攥鞭杆子受的苦，方向盘就容易转向啊！”这会儿，秦二叔高高地坐在车上，用手紧握着烟袋杆。地里的人们用一种惊异的眼光望着他。因为大伙儿都知道，拖车上拉的石头是经过公社批准运给市里蔬菜公司修建菜窖用的。为完成这项任务，秦二叔近来还亲自上阵，指挥运输队车辆往市里送石头，现在为啥把石头拉到菜园子里来了呢？

拖拉机“突突突”地向前开着，带着那不可阻挡的气势，带着车上人们的兴奋，越来越接近摘菜的社员了。人们越来越感到纳闷，有些人不觉停下了手中的活儿，性急的人索性冲着车喊开了：

“秦二叔，石头咋不往市里送？拉到园子里来干啥？”

车上坐着的小青年，个个脸上都挂着神秘的微笑。秦二叔也满面笑容，大手紧紧握着旱烟杆，不错眼珠地望着西北方，没有回答。

车越开越近，提问的喊声也越来越大、越来越多，秦二叔脸上挂着笑容，还是不回答。末了，他用手中的旱烟杆朝前方一劈，说：

“看！”

人们顺着秦二叔所指的方向望去，一眼便看到了榆树生产大队队部门前的那棵大榆树。这株树干参天，枝叶茂密的大榆树可有年头了，它是这个屯子的历史的见证者。解放前，地主兼窑霸王连贵，曾在这棵大树下，吊打过反抗剥削压迫的穷苦农民；解放初，大队长张大龙的父亲张柱林，在共产党的领导下，就曾在这棵大树下，号召过穷苦农民建农会，斗地主，接着，还是在这棵大树下，展开了打土豪分田地的斗争，斗倒了地主兼窑霸王连贵；穷苦农民翻了身之后，广大贫下中农，积极响应毛主席的号召，组织起来走集体化道路，从组织互助组，建立合作社到成立人民公社，无一不是在这棵大树下进行。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这里成了广大社员贴大字报、批判修正主义的战场。两年多前，欢迎下乡知识青年张志耕他们的大会，也是在这里召开的。知识青年来到之后，在这里又办起了政治夜校……总之，这棵象巨伞一样撑立在大队部前的大榆树和在它身边建起的大队办公室，成了现今榆树大队政治、文化和经济的中心。凡是重大的斗争，无一不从这里展开；凡是重要的问题，无一不从这里讨论决定；凡是重要的号召，无一不从这里发出。现在，

人们顺着秦二叔手中的烟袋向前看去，呵，那株老榆树下，也就是大队办公室门前，那经常贴大字报的地方，正熙熙攘攘地挤了不少的人，象是在围着看什么新鲜事。本来就在心头上画着个问号的人们，越发想要知道个究竟了，他们又象放连珠炮似的嚷开了：

“秦二叔，那是啥呀？”

“秦二叔，那跟你们拉石头有啥关系？”

“这是咋回事啊？”

.....

那里贴着一张大字报。这张大字报是知识青年张志耕同青年突击队写的。大字报倡议，要抓住夏菜挂锄期间，在窑包地上开出十五亩大寨田。同时，对大队长张大龙提出了批评。原来，经过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清河市工业生产有了飞速发展，城市人民生活水平也逐步提高，这样，城市对副食蔬菜品种和数量的需要也随之提高了。为了适应这一新的形势。市委在市农业会议上，坚决要求贯彻“北方农业会议”精神，响应毛主席“农业学大寨”的伟大号召，要求郊区农业在二三年内改变面貌。这次会议之后，整个郊区掀起了农业学大寨的新高潮。各个公社、大队都先后出现了消灭荒地格子、填垫涝洼塘和平整土地的农田基本建设的热潮。榆树大队的广大贫下中农，也是这个劲儿，他们不仅提出了改造三片窑包地的农田基本建设规划，而且，要在夏菜挂锄期就集中劳力，投入这个战斗。为此，党支部和队委会接连召开了好几次会议，多数人在会上表示坚决赞成，张志耕还代表青年突击队，要求立即投入战斗。可是，大队长张大龙只管抽

闷烟，不吱声。问到他，他只是摇摇头，说是件大事，困难多，慢慢来，始终不肯说个准成话。由于大队长不肯表态，青年突击队员们急了，就贴了这张大字报。大字报是昨天晚上写的，写大字报之前，他们和以往一样，找秦二叔进行过参谋。秦二叔是大队党支部委员，两年前知识青年来队后，党支部分工由他照管青年们的政治思想和生活，是村里人人皆知的下乡知识青年们贴心的好参谋。当他听到张志耕他们要写大字报，就想到，这是为了农业学大寨，贯彻“北方农业会议”精神，为今年冬天开发三片窑包地先做个样子，这是改变榆树大队面貌，而采取的一个革命行动，他当然是举双手赞成。但是一九五六年张大龙曾经领导过开发窑包地，那一次开发没有成功；当时，秦二叔也参加了，后来他和一些老贫农总结过失败的原因，其中重要的一条就是水上不来。俗话说“鲜鱼水菜”，种菜要是没有水，就象人断了血脉一样啊！如今张志耕他们试搞大寨田，要是水上不来，种上菜也休想取得丰收。所以，除了赞成外，还提议要在窑包地西北面的那片洼地上，修一段渡槽，把水引过来。此刻，是他征得了支部同意，趁早饭后往市里送石头的间隙，给修渡槽拉的一车石头。秦二叔心里清楚，造十五亩大寨田，是一场严肃的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秦二叔还了解张大龙思想保守，好犯经验主义错误；而且，象他这个样的人还不只一个，所以，平大寨田，只能干好，不能干坏。不然，就会给入冬后大战窑包地带来影响。因此，他认为有必要以这样的实际行动，对张志耕他们贴的大字报，给予坚决支持。

人们朝屯子望了半天也没有望出个所以然来，有人便冲

着开车的小伙子喊道：

“大刚，你说说，你们拉石头是干啥？”

大刚这小子姓王，长得五大三粗，脸方口阔，浓眉大眼，是个虎虎实实的愣小伙儿。他是两年前和张志耕他们一块儿到榆树大队插队的知识青年。两年多来，他对农活儿学得很上心，如今已是一个能独立操作的拖拉机手了。这小子是个直性子人，心里藏不住半句话。人们向秦二叔提问题，他早就憋不住了。现在一见有人问他，就没头没脑地说：

“嘿！这是秦二叔支持俺们的革命行动！……”

王大刚的话没等说完，就听秦二叔瓮声瓮气地说：

“大刚，把方向盘掌准了！”

王大刚回头一眼瞅见秦二叔那严厉的眼神，马上意识到自己的话走板了，他一伸舌头，回过身来，用脚一踩油门，胶轮拖拉机“轰”地一声加快了速度，车上的青年们身子一晃，留下一串欢快的笑声，把那纷纷提问的人远远地甩在后边了。

人们目送着拖拉机开出了菜地，进了窑包地北边的洼地，没影了。

在要修渡槽的地段，拖拉机停了下来。秦二叔和青年们，立即比赛似地从车上往下卸石头。正当这时，从菜园子那边撵过来一个骑自行车的人。这人也是和张志耕一起插队的知识青年，名叫谭力，是生产大队的会计。谭力个儿小，鼻梁上架着一副二百度的近视镜。下乡两年多来，他变多了，那白净的脸儿上，开始现出黑红的光彩，在城里连褶都不打的衣裤上，也挂露沾泥了，但外表仍是文文静静的。这会儿，

他从后边来到拖拉机旁，问道：

“为啥把石头卸到这儿来呀？”

他问话的声音，被呼呼隆隆的卸石声淹没了，加上大伙儿都正在忙活，谁也没有理会。于是，他提高了嗓音问：

“为啥把石头卸到这儿来？”

正在卸一块大石头的王大刚，回头一看是谭力，便说：

“喏！大会计，来，伸伸手。”

“哈哈”几个青年憋不住笑了。

谭力红着脸，继续问：

“石头为啥不往城里送？”

“卸这儿修渡槽，摆开学大寨的战场！”一个姑娘清脆地回答说。

修什么渡槽？摆什么战场？这可把谭力说糊涂了。他只听大队长张大龙和蔬菜推销员才昌茂说过，夏菜挂锄期，要集中人力到市里去抓收入。大队长还叫他给才昌茂开过介绍信，到市里去挂钩。昨晚才昌茂从市里回来说，他已经把钩挂妥，就等去人了。为啥又修渡槽又摆战场呢？

谭力本来也是青年突击队的队员。可是，自从被推选当上大队会计以后，参加突击队的活动就渐渐地少了。昨天晚上，写大字报时，张志耕曾叫王大刚去找他，那时才昌茂正从市里回来，把他拉到家里去了，没有找到；谭力回宿舍很晚，等他回来，张志耕他们都睡着了；今早呢，张志耕他们去贴大字报，走得早，当时他还没有醒来，所以，谭力对自己突击队里发生的这件大事还一无所知。王大刚对谭力这一些本来就不满意，这时，他用手往老榆树那儿一指，说：

“你没长眼睛，要知道为什么，自己去看大字报！”

谭力虽然脾气好，从不高声说话，但也有个小性子，拧起劲来也从不让人。这会儿，他接连挨了王大刚两闷棍，气得一扭身，跨上自行车就蹬了。尽管秦二叔立即制止了王大刚，连声召唤他，他也装作没听见，把自行车蹬得飞快，向村里奔去。

王大刚余气未消，指着谭力远去的背影，发恨地说：

“哼，准又是给才昌茂那家伙送信去啦！”

二

榆树大队的队长张大龙，正在公社的会议室参加公社召开的菜队挂锄后的生产会议。公社所在地，背靠青峰山，面临清河水，山青水秀，环境宜人。会议室在一长排朝阳正房的西头，室内布置得简单朴素，雪白的墙壁上悬挂着毛主席的画像。两侧张贴着大幅毛主席语录：“**农业学大寨。**”“**团结起来，争取更大的胜利！**”透过前后玻璃窗，五颜六色的菜园里，蝴蝶、蜻蜓正在青枝绿叶上和籽种地的花丛中飞舞。菜园的南边，清水河泛金镀银，闪着光泽向东流去；位于北面的青峰山重峦叠嶂，郁郁苍苍，人民公社的山山水水壮丽极了！

张大龙四十多岁，身体结实，是北方农村常见的车轴汉子。圆盘脸，大眼睛，乌黑的连鬓胡，是个有丁点心事也要挂到脸上的直性子人。他是昨天下午到公社来开会的。就拿开会来说吧，会开得要是对他的心思，他就挤到前边去坐着，仄楞耳朵，瞪起眼睛，连那连鬓胡子也好像跟着高兴地扎撒开来。会要是不对他的心思，他就猫到会场的后边，一支接一支地卷着黄烟，吞云吐雾。再不就跟别人嘀咕些他所关心的事。这几天，他在他们生产大队党支部为贯彻市委农业会议精神的一系列会议上，就是后一种情形，一直猫在会场后边的旮旯里不吱声，抽闷烟。

张大龙是个老队长。他主持生产，不问政治，只顾埋头

拉车不看路，因此，工作老出岔，生产上不去。文化大革命初期，群众给他贴了不少大字报。但他这个人是条直肠子，一心为集体，有很大的干劲儿。调整领导班子时，由公社回村蹲点的郭加田被选为党支部书记，他仍旧当了大队长。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激发了广大社员的生产热情，去年榆树大队，蔬菜生产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大丰收。在丰收面前张大龙又懵了，他不仅心窝里象落了只花喜鹊，整天乐得合不上嘴。而且还暗自下了决心，要狠狠地抓一抓，让生产再来一个大发展，收入也来一个相应的大增加。去年，在大队决定今年再进三台手扶式拖拉机后，他的这个思想，还向社员们公开流露过，他说：“进了拖拉机，咱榆树大队的蔬菜要争取亩产上万斤。”他还用大手点着不同意进拖拉机的鞠家发说：“你不要怕花钱多减少收入。告诉你，今年日值一元五，来年咱往两元上奔！你家两个劳动力，要争取户收入上千元。”如今，经过一冬一春的努力，春菜生产获得了丰收，夏菜长势喜人，种秋菜的准备工作也很充分，看来，亩产上万斤是手拿把掐的了。就是这户收入上千还犯嘀咕。不过他把希望寄托在推销员才昌茂的身上，只要才昌茂在市内多找一点门道，他便能趁夏菜挂锄期大抓一把收入。这样，问题也不会大。可是在这几天的会上，人们却提出要从长远利益着眼，集中力量，开发窑包地。下乡知识青年张志耕还要立即动手，要求在挂锄期就投入力量，进行开发。还用说吗，一开发窑包地，就腾不出劳力抓收入，这户收入上千元就要落空。何况开发三片窑包地，那是二百多亩，是块硬骨头，要投放大批的人力、物力，这不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啊！张大龙认为

要搞，也最好是等今年再闹个生产大发展，队里底子更厚实了，社员腰杆子更壮了，再一步步来，那才稳重，那才把握。可是，他这些话在会上都不能说，如果一说，张志耕他们突击队里那些小青年，一定要给上纲上线地开炮，而且看样子郭加田还是站在他们一边！所以，张大龙只好躲在一边抽闷烟，不吱声了。

不过，昨天下午张大龙来参加公社这个会，情景可不大一样。因为张大龙凭他多年当队长的经验，对于到什么时候，开什么样的会摸得很透。昨天，他接到通知，就急忙赶来，并早早地进入了会场，还拣最前排一个显眼的地方坐下来。他脸上挂着笑，逢人就张口打招呼。因为这可以说是一次例会，每年到了黄瓜爬满架，茄子、青椒地封了垄的夏季挂锄时节，公社便要召开这次会，主要是布置夏菜挂锄期间抓副业生产的问题。张大龙前几天在大队会上抽闷烟，就盼望开这次会议了。他认为只要这会一开，他就能拿到一个大抓副业的指示，他就可以理直气壮地利用挂锄期去抓收入。那么，他那户收入上千元的计划还是可以实现的！不料，这次会大出张大龙的意外。昨天会议一开始，公社李书记就宣布会议主要是贯彻“北方农业会议”精神，响应“农业学大寨”的号召！并部署要用半天的时间，学习市委关于落实“北方农业会议”的文件，要等提高了认识，明确了方向，然后再安排挂锄期的工作。李书记在讲了贯彻“北方农业会议”精神，要以大寨为榜样，在二三年内改变郊区生产面貌的要求之后，还对积极填平涝洼塘，改造臭水泡，消灭荒格地，迁坟修方田、兴建水利网等大搞农田基本建设的生产队加以表

扬。这和大龙在家里参加的那些会唱的是一个调。张大龙越听越失望，越听越不对味儿，于是，他又悄没声地转到会场的最后，弯弯着身子坐在长条凳上，只顾大口大口地抽闷烟去了。

不过这会儿，张大龙可又一脸笑模样儿坐在前边来啦。

因为今天上午的会议，由公社革委会陈副主任主持。陈副主任分工抓副业生产，刚从郊区工副业管理站开会回来。他重点讲了当前抓副业生产中存在的问题和重要性。他说，郊区是城乡的结合部，有发展副业生产的好条件，那就要趁农闲时好好抓一抓。做到以副养农，以副促农。他还对有的生产队不执行已经签定的副业合同提出了批评。说这是破坏了工农联盟，搅乱了城乡关系，他要求凡是已经谈妥了的副业项目，一般不能随意作废。这些话，张大龙按照他的心思进行理解，觉得越听越入耳，越听越高兴，特别是那“凡是已经谈妥了的项目，一般不能随意作废”的话，更对他的心思。因为，他在昨天听了书记讲话之后，就在他打发才昌茂在市里已经拉好关系的事作难呢！此刻他心上象掀去了块大石头，那满脸的黑胡茬子又都扎撒开了。

就在这时候，会议室那明亮的玻璃窗上，映出了一张满脸褶子的清瘦的刀条子脸儿，正张着个大嘴，冲着张大龙在吆喝。这人就是榆树大队蔬菜推销员才昌茂。

早晨，谭力从卸石头那儿返回村里，就到了才昌茂的家。当时，才昌茂还没有起床，但一听说村子里贴出了大字报，就立刻从炕上爬起来，忙三火四地同谭力一起来到了贴大字报的地方。大字报是青年突击队贴的，内容是倡议在窑包地上平整十五亩大寨田，捎带点名批评了张大龙。但不知为啥，

才昌茂却越看越紧张，看到最后一段，心里一阵扑腾，老半天回不上气来。这最后一段，除了要张大龙在农业学大寨问题上，跟贫下中农和青年突击队迈一个步子，走一条路子之外，同时还要他警惕个别别有用心的人，牵着他的鼻子走，重犯过去的错误。才昌茂是大队的推销员，整天跑市里，门路多，结交广，他还常给村里一些人办事情，捎东西，自认为是个有人缘的人物。知识青年来村以后，他也往跟前凑，嘴头子上常挂着他是老农会的文书，土改时的老党员，是个不折不扣的老革命。可是，他一见张志耕便有点打趑，特别是头年在市场上高价出卖黄烟，曾被张志耕他们抓住，从此，就更加惧怕三分。现在大字报上虽然说的是个别人，但这几年，张大龙抓收入是靠他才昌茂，而他才昌茂也确实从中捞到了不少油水，就拿昨天他在市里挂好的那个钩来说，其中便有一笔很可观的外快，所以，这个别人点的谁那还用说吗？这怎能不叫他越看越心跳呢！

这时，平常好摆个谱的才昌茂，再也顾不得装什么样子了，他回转身，从谭力手里借过自行车，二话没说，便急急忙忙朝公社的方向蹬去。因为自从市委传达了“北方农业会议”之后，整个郊区已经掀起了“农业学大寨”，改变郊区生产面貌的新高潮。才昌茂本能地感到这张大字报来势不善，他认为在榆树，只有张大龙也许还能抵挡一阵子。他这是要去报信，讨好，更为的是去摸张大龙的底！

等张大龙从会议室走出来，才昌茂见他几天来布满愁云的脸上露出了笑模样儿，就估计到公社开的会很对张大龙的心。但才昌茂为探个实在，还是故意心急火燎地冲张大龙说：